



中国文联晚霞文库

CHINA FEDERATION
OF LITERARY
AND ART CIRCLES
“EVENING GLOW”
LIBRARY



中国戏剧出版社

齐致翔
著

齐致翔戏剧文论集
欲
胡
王
燃
情

齐致翔戏剧文论集

敬
望
大
家

李
少
卿
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欲望燃情—齐致翔戏剧文论集 / 齐致翔著.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6.9
(中国文联晚霞文库)
ISBN 7-104-02502-2

I. 欲... II. 齐... III. 戏剧—文集 IV. J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96220 号

欲望燃情—齐致翔戏剧文论集

策 划: 沈 梅

责任编辑: 吴淑苓 左灿丽

美术编辑: 赵成伟

版式设计: 谢天一

责任校对: 刘学青

责任出版: 冯志强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邮政编码: 100097

电 话: 58930241 (发行部)

传 真: 58930242 (发行部)

电子邮箱: fxb@xj.sina.net (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长阳汇文印刷厂

开 本: 850 mm × 1168 mm 1/32

印 张: 27

字 数: 600 千

版 次: 2006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104-02502-2/J·9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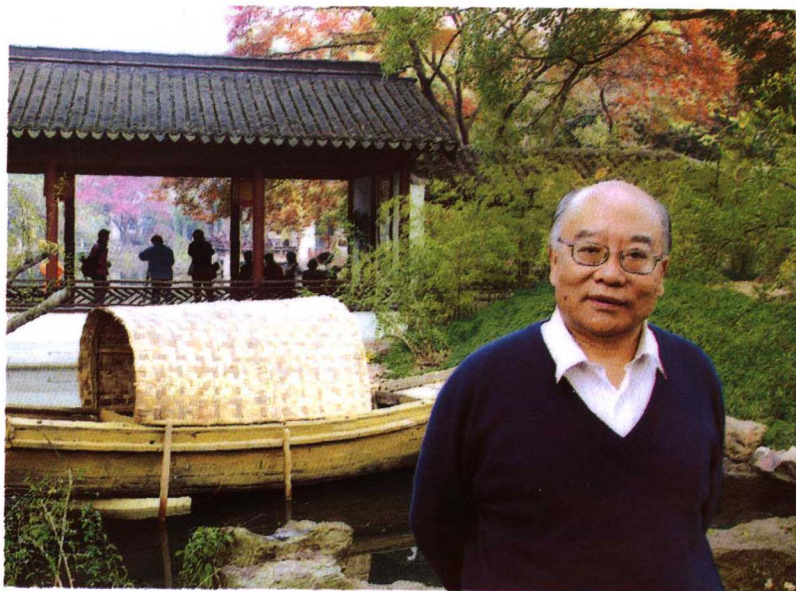
定 价: 80.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作者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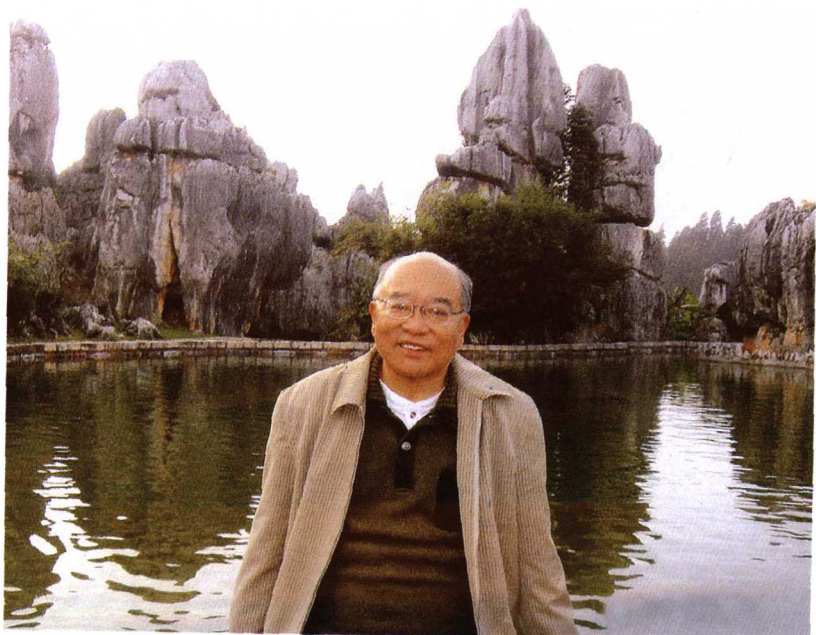
齐致翔为当代著名剧作家、评论家、国家一级编剧、中国作协会员、教授，享受国务院专家特殊津贴。1939年生于天津，原籍山东，1962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德语系。中学时即涉猎文艺演出和业余创作。早期作品有根据鲁迅同名小说改编的近代京剧《药》等。大学期间翻译过布莱希特的《戏剧小工具书》（片断）。毕业后选调中国京剧院任专职编剧。“文革”中受“四人帮”迫害，投入监狱达八年之久，后由文化部平反。1984年任中国京剧院艺术室主任。1987年起兼任中国戏曲学院和中央民族大学客座教授。1990年调任中国戏剧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兼《剧本》杂志社社长、主编。1997年调任中国文联国内联络部副部长、中国文联艺术指导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并当选中国文联全国委员。

主要剧作有：历史话剧《鉴真东渡》，历史京剧《大明魂》、《草莽劫》、《淮南王》，现代京剧《风雪云山路》、《香港行》，新编目连戏《目连救母》，历史昆剧《少年游》，历史桂剧《大儒还乡》等，出版过《剧作集》，多次获国家级优秀剧本奖、剧目奖，有些译成外文在国外发表，有些选为高等院校中文系、戏文系教材。



参加03—04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验收途中

参加国家重点京剧院团评估途中





访问突尼斯哈玛迈特国际文化中心

与夫人赴大理采风途中





代表剧协祝贺李默然主席荣获“人民表演艺术家”称号



与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袁世海出席第五次剧协
代表大会



慰问新疆喀什红其拉甫山口边防哨所

为创作京剧《香港行》赴香港会见廖耀珠律师





与河北省名演员读书班学员合影

与宣读毕业论文的中国戏曲学院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学员合影





在程长庚诞辰 185 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发言

与挪威剧协领导工作会谈后合影



序一

梧桐更兼细雨

晓公

齐致翔先生的戏剧论文集即将付梓，嘱我在他的书前面写几句话。致翔既是知名的剧作家，又是知名的戏剧评论家，写过不少戏，发表了很多关于戏剧的精彩评论。关于他的戏，自然有别的评论家衡量锱铢，有观众去品位或感动，用不着我来置喙。他的这些文章，像他评的那些戏一样，有的我看过，有的没有，其实也是不敢妄加评说的。但是，他议论的那些戏剧人大多是我熟知的，甚至是契友，那些作品也曾经感动过我。现在再来读致翔的文章，仿佛又见到那些朋友，眼前浮动难以忘怀的感动。

聪明的额头、睿智的眼睛、老天桥撂跤人一般的身貌……谁能想到致翔曾是北京外国语学院德语系的高才生，只因自幼痴爱戏剧，才义无反顾地走上一生求索戏剧真谛的不归之路。就在“文革”中，被“四人帮”丢进监狱，也心存着对戏剧春天的企盼，坚强地活了下来。致翔数十年来潜心于戏剧艺术，写戏、看戏、评戏、论戏。人勤手快，一有所得，即诉诸文字，真真是一个“戏剧人生”。他的文字起伏跳荡，纵横恣肆，总是那样激情奔涌，顺畅淋漓。我们常说“岁月如歌”，唱到最后，便有了一些苍茫与淡远，可是在致翔的文章里看不到衰老的意味。其文才斐然，情思亦沛然，似乎没有用竭的时候。好文章与好作品一样，终归是要完成感染人、打动人、说服人的目的，此乃作文之一境界。可见致翔是深谙为文之道的。

其实,这还是表层的。根源还在于致翔对戏剧的热衷、对生活的热爱。因为对戏剧的热衷,所以他的语言总能搔到痒处,经他点染、点拨、点睛,作品的美处、独到处被凸显出来了;因为对生活的热爱,所以他的文字处处浸润着他对人生的感悟。“为什么我的眼睛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从这里我们理解了艾青的诗为什么总是那样激情澎湃,感人心魄。致翔是具有诗人气质的,虽然他至今未敢以诗人自许,但是他的确写过诗,我曾有幸亲聆他即席朗诵自己的诗作。我想也可以从这个角度理解为什么他的评论不那么八股腔韵、四平八稳。

中国戏剧是中国风格的艺术。创作它、评价它都不宜用僵死不变的框框去生搬硬套,尤其不宜生硬地用外国人的理论模式来搞创作、做评论。揭示阐述深刻的理论是撰写评论文章的讲究与追求。毋庸置疑,戏剧需要理论,人们也需要理论光芒的照耀,就像人不可或缺维生素一样。问题在于我们给人的理论,应该是富含于鲜活的瓜果梨桃中的维生素,最好不是让人皱着眉头吞噬的药片。致翔的文章就有这样一个特点,论人论戏,无论奖掖匡正,或印象、或生发,都力求从生动的实际出发;或细腻、或雄浑,皆无玄妙得让人读不懂的方家之风。

这几句话,算不得是序言,只是对致翔其人、其文的少许感悟。

衷心希望读者能够喜欢齐致翔先生的文章。

序二

爱需要智慧(代自序)

——兼谈创作、评论之灵犀

2004年最后两天在武汉度过，我作为第16届中国曹禺戏剧奖·剧本奖的评委参加了本届的颁奖活动。依旧雄峙的武汉关使我抚今追昔，浩瀚东去的长江水使我思接千载，满眼绿色的江滩公园和江滨大道使我吞吐着无比温馨的现代之风，即将面对的本届获奖者则攫取着我的心。

主持人要我在会上发个言，我有些困惑。限时十分钟，能说什么呢？只是“热烈的祝贺”和“衷心的感谢”能表达我此刻的心情吗？能和我那些旧遇新知心息相通吗？思绪沓来，我想到评奖者与获奖者的关系，评论家与剧作家的关系，今天与明天的关系，武汉与北京、与全国乃至与世界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性与人格的关系……

我想，评奖者与获奖者、评论家与剧作家犹如人的左右手，对戏剧人的生存和生长不可或缺。他们不仅应互相理解，还应同生同长，相知相爱，共损共荣。

爱是最重要的。无论是获奖者或未获奖者，他们都曾以他们的爱感动和充实过我们，充实过我们的生命和我们这个世界。

从我十五年前到剧协工作到调离剧协到退休再到退休后的今天，我一直有幸参与曹禺戏剧奖·剧本奖的评奖工作，有幸结识全国各地的剧作家和获奖者，有幸不断读到那么多优秀的剧本，开阔自己的视野，走进他们的心，发现他们的美，成为他们的知音和知己，不仅是我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更是我人生之一大快

事,是作为同行、同道、欣赏者、品评者、解惑者、受益者得以汲取如空气、阳光和水一样的生命之必需。

我敬重他们的执著和付出。他们每时每刻都在进行创造性的思维,都在打造新的生命,用他们的良知,更用他们的爱心和智慧。

他们辛勤劳作,昼夜思服,殚精竭虑,并非没有凄苦、惆怅和失落,却仍锲而不舍,痴心不改,乐此不疲。为什么?本届获奖者,也是曹禺戏剧奖·剧本奖“四连冠”获得者罗怀臻借其笔下人物说:“最难耐的是寂寞,最难抛的是荣华。学问从来欺富贵,真文章在孤灯下。”本届另一位获奖者、也是曹禺戏剧奖·剧本奖“四连冠”获得者沈虹光借其笔下人物说:“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一说寂寞,一说苦修。他们只是说他们的班昭和老船长吗?不,他们分明是在说自己。班昭和老船长是他们生命的造影。他们呼出了一切甘于付出生命而创造别人生命的人、呼出了本届获奖者包括与他们心息相通的所有与会者的共同心声。

何以痴心不改?何以乐此不疲?归根到底还不是为了爱?对所有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剧作家来说,创作不仅是职业,也不只是良知甚或境界,而是生命的必需,是他们生命存在的方式。因此,他们的作品才尽显人性化的底蕴和个性化的特征,才能以自己的爱激起他人的爱,使人的生命更加完美和多彩。故,打是爱,骂是爱,悲是爱,恨是爱,难耐是爱,苦修也是爱。

什么是人性?人性是与生俱来的人之心瓣,属于自己。什么是人格?人格是冶炼锻造的性之坚果,奉献他人。不与外界或他人发生关系,就不能显示出人格的尊卑高下。只爱自己,不奉献他人,无从谈人格。人无性不美,人无格不立。戏剧亦然。人性与人格构成他们深刻而伟大的爱。

他们爱事业,爱别人,也爱自己。正因为他们舍得把爱给别人,所以他们多么希望别人也能像他们那样把爱给他们。他们也有凄苦、惆怅、失落乃至不平。我每参加一次颁奖会,总会听到他

们发自内心的呼唤。罗怀臻的话诚而无饰：寂寞难耐，荣华难抛。沈虹光的话禅机深藏：欲通向幸福之彼岸唯有苦修。

但，剧作家为什么只能苦修而不能享受荣华？为什么富了就难做好学问？作为一剧之本的创造者和舞台辉煌的奠基者，剧作家该有怎样的地位和尊严？

当然，我们自会清醒。现实与愿望总会有距离。否则，班昭就难以成其为班昭，老船长就难以成其为老船长，剧作家也就难以当得剧作家了。

会议开始前，服务生送来一份当天的《长江日报》。随手一翻使我眼前一亮，一丝慰藉涌上心头。怎么这么巧——我正惆怅，赵瑞泰就来到我面前，来到所有获奖者的面前。那是一篇报道，题目是“坚定地走现实主义创作之路——《赵瑞泰剧作研究集》座谈会综述”，竟有半版之多，详细报道了湖北省和全国各地专家对武汉市剧作家赵瑞泰剧作成就的研讨，从不同角度论述了赵瑞泰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多变的创作手法、鲜明的创作个性及其达到的戏剧文学的本体高度和美学价值，题头是微笑着的赵瑞泰及其剧作研究集的缩影。我想说：赵瑞泰在武汉，在湖北享有的地位和尊严一定会使获奖剧作家们喜出望外，心有所属。武汉不仅为本届获奖者带来荣耀，更为他们带来新鲜的空气和明媚的阳光。我想和他们一起呼唤：这空气和阳光能在不久的将来充溢祖国的河山、普照祖国的大地。

评论家与剧作家还应是挚友和诤友，慎思不废直言，呵护尤需肝胆。生命的给予是相互的。

剧作家的尊严首先在自己的不惑与自尊。我尤其敬重他们为理想的明天、更为尚不太理想的今天而义无反顾地坚守。现实需要他们。尽管寂寞、苦修、悲凉、愤慨，有时还要自舐伤口，但他们舍不下对他人的眷顾，对生活的评判。这世上有多少人和事不能让他们平静？

那天《长江日报》上的又一则报道也是他们最关心的，“截至

29日，在印尼海域26日发生的里氏9级地震并引发的海啸中遇难人数已超过8万”、“联合国呼吁各国政府共同努力，建立全球灾害体系”、“中国加大对海啸受灾国家的救援”、“布什对海啸的迟钝引起强烈批评”……人们年年辞旧迎新，今岁与往岁却不同。在2004年的国际舞台上，我们看到的多是国家间和民族间的冲突与斗争，看到的是恐怖主义到处兴风作浪。一场不期而至的大海啸猛烈地冲刷了这个舞台，唤起人类惺惺相惜的本性。在迎接2005年到来时，世界少了几分喧嚣与欢笑，巴黎街头飘动着黑纱，伦敦市内闪烁着捐助号码；美国终于派出了航母战斗群，澳大利亚派出了军用飞机，一双手握枪的手伸向了灾民；国际社会承诺的捐助款已超过了20亿美元；中国不断追加援助资金且毫不犹豫地投入到抗灾救援第一线……这说明了什么？它会促使我们思考些什么？海啸是一种不幸，也是一条纽带。大海啸把世界连在一起。两名以色列人在危难之际得到一对巴勒斯坦夫妇的帮助才得以逃生。援助的钱物再多也无法抚平灾难造成的创伤，但它带给世界的却是超越人间一切差别的温情与博爱。它警示我们：人类在因国家、民族、宗教、利益，乃至价值观等诸多方面的差异而争斗的同时，千万别忘记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对自然界来说，人类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大海啸的无情唤起了超出国家、地域、民族、贫富乃至冤冤相报者的普遍人类之爱。我们说创作观念需要更新，大海啸对我们的创作观——包括人生观、世界观、宇宙观、历史观、道德观、生死观、价值观会有怎样的影响？让世界充满爱应否成为人类共同的理想和追求？成为我们作品最崇高的主题？

人类在进步。人类已经在关爱与自己同处于一个星球的动物了，已经见怪不怪地在珍惜艾滋病患者的生命存在了，人类愈来愈懂得敬畏了，但，恐怖主义还在，强权政治还在，战争还在，毒品还在，人类还很不安宁。这不安宁的种子是人类自身播下的，故人类需要继续进步。大自然还可能毁灭我们，故人类更需

共同进步。

人类能真正互相关爱吗?怎样关爱?剧作家和评论家该怎样思考关于爱的问题?

《长江日报》的又一则报道使我惊叹、唏嘘。一篇题为“如何实施‘爱的教育’”的文章说:“所有父母都爱自己的孩子,可绝大部分父母却不知如何‘爱’孩子,甚至假‘爱’之名行操控之实,不利于孩子健康人格的形成和发展。如果我们把繁体的‘爱’拆开来,就是‘心’和‘受’。真正的爱是以对方内心的感受来衡量的。”“爱是需要智慧的。”天哪,对自己孩子的爱都可以打引号,何况对他人?它使我震惊,使我不得不重新思考我对爱以及如何予人以爱以及如何感受人之爱的诠释与实行。

爱需要智慧,一个多么好的命题,是人生的命题,也应是我們作品的命题。

连自己孩子都不会爱的人,会真正爱别人吗?操控孩子和操控别人在本质上有什么区别吗?人们关爱本国或自家的安全与幸福,是否也应关爱别国或他人的安全与幸福?我们的作品能表现出真切的人文关怀吗?这关怀应否包括剧作家对自己笔下人物的关怀,也包括笔下人物对他人乃至对外部世界的关怀?即使是真的关怀,如何表现这关怀也需要智慧,如同我们设置悬念、冲突、立意、情节、结构、语言、视角乃至灵感、悟性的产生无不需要智慧一样。但这一切都必须从真实的情感出发。

感情智慧是剧作智慧的重要体现。感情智慧来不得半点虚饰和矫情,应是情动于衷又不与人同,妙不可言又夺魂摄魄,属于不同剧作家具有不同创造性的情感表达方式。它能使人更美,使剧作更美,使这个世界更美。它能消弭灾难带来的不幸,让人在爱意盎然的天空下徜徉,在和谐隽永的情愫中憧憬。

是的,剧作家不是苦行僧,而是爱的使者、智的化身。

评论家的爱更应充满智慧,以熨剧作家之苦、以壮剧作家之行。